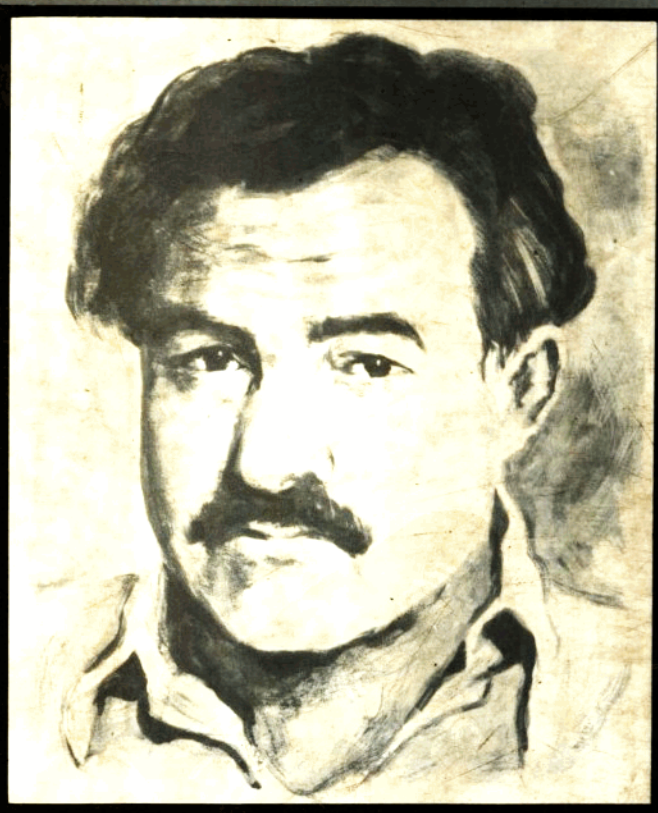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學全集117

海流中的島嶼

海明威著 鍾文譯



世界文學全集

海流中的島嶼

海明威 著 鍾 文 譯


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海流中的島嶼

世界文學全集 R⑩

著者	海明威
譯者	鍾文
發行人	沈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郵局 26—1451 號信箱
	郵撥：0765255—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市敦化南路 505 號 5 樓之 1
	電話：705—3195
	傳真：706—9880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
	台北市樂業街 152 號
香港	田園書屋
總代理	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
印刷所	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	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
裝訂	嶸興裝訂有限公司
	台北市赤峰街 77 巷 7 號之 1
定價	新台幣 250 元 港幣 60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78 年 12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36-X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一九七八年三月，遠景開始計劃出版「世界文學全集」，籌劃初始，我們曾在「出版緣起」中，寫下遠景的心願：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

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分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而今，八年歲月驚馳而去，一百部世界文學在我們的經營中確實有了遼闊的遠景。我們眼中文學作品普及社會各階層，這些偉大的著作內容雋永，耐人尋味，永遠感動著每個時代的性靈，任何家庭都渴望把它們擺置在自家的書櫥裏。

然而，站在一百部文學名著築起的高峯中，嶄新的里程逼人正視，在不盡的生民命脈裏，我們却看到了浩瀚的世界文學名著，如江海之滔滔，取用不盡。一百部書才只是一個開始。

在先進的國家裏，有許多不休不眠的偉大心靈，日夜思索、創作；在亞非地區、第三世界中，有太多光芒奪目的珍貴作品埋於敗絮之中，等待世人的發現、禮讚。

今天，我們再度出發，遊走文學的五湖四海，繼續出版「世界文學全集」第二輯一百種，我們知道仍不能涵蓋滔滔江海的文學名著於萬一。我們希望廣大的讀者、作者、文學先進，不吝提供我們各方的信息，使得這一個開發世界文學的工作日益有進，為建豎文明的浩大工程，添沙增石。

——一九八六年三月

遠景創立十二周年

我和小查爾斯·斯克里布納一起整理歐內斯特的原稿，爲出版本書作了準備。除了像改正拼寫和標點符號錯誤這類一般常規加工外，我們還對原稿作了若干刪節。我覺得歐內斯特本人肯定也會把這些刪去的。全書出自歐內斯特手筆，我們未增一字。

——瑪麗·海明威●

①

瑪麗·海明威係歐內斯特·海明威的遺孀。

第一部 別米尼

I

在港灣和大海之間有一塊狹長地帶，它的最高處有一所房子。經歷過三次颶風的襲擊，房子仍然結實得像一條船。幾棵高大的椰子樹讓信風壓彎了，濃蔭把房子遮住。從房子門口走出去，沿坡直下，穿過一片白色的沙灘，就是墨西哥灣大海流的洋面了。不刮風的時候，從這兒望過去，海流通常是暗藍色的。可是，走近一瞧，海水在細軟的白沙上蕩漾着，就發着綠光了。依稀可見魚影幢幢，儘管魚兒遠遠的，還沒游近。

白天，這裏是安全美妙的天然浴場，但夜裏可就不是游泳的好去處了。天色一黑，鯊魚洄近灘邊，在灣流沿岸獵食。每當夜深人靜，站在房前過廳裏，就能聽見魚羣蹦躍逃竄時濺出的串串水聲。要是走下沙灘，眼前更是一片鯊魚們翻起的粼粼波光。因為是晚間，鯊魚什麼也不怕，倒是別的全都怕鯊魚。鯊魚只是在大白天才躲得遠遠的。白沙灘上什麼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真要是鯊魚來了，老遠都能發現它的影子。

托馬斯·赫德森是位出色的畫家，他就住在島上這所房子裏。一年中，大部分時間他都在這個島上度過。人們要是在這一帶住久了，就會感覺到季節更換得那樣的頻繁。托馬斯·赫德森對這島深有感情，他既愛這裏的春和秋，也捨不得這裏的夏和多。

有時候剛到八月份風勢就下去了，或者六、七月份信風乾脆就不來，這種夏天就會熱得燙人了。也有時候，九、十月份，甚至十一月份頭上還來颶風；反正，從六月份起，說不準什麼時候都會驟然刮起反常的熱帶風暴。但是，只要風暴不來，哪怕是颶風季節，也總有好天氣的。

這麼多年來，托馬斯·赫德森對熱帶風暴已經琢磨透了。他抬頭看看天使知熱帶風雲的變幻，比晴雨表的反應快多了。他懂得怎麼測定和預防風暴，也懂得聯合全島居民一起同颶風作戰，因為戰勝颶風是全島居民共同的事業，這使他們能够休戚與共。他當然清楚，有時颶風確實厲害，簡直沒有倖免的可能。他總認為，即使真的遇上這麼一次，經歷一下也無妨。若是房子被刮走，那就讓他自己也隨之同歸於盡吧。

這所房子更像一條船。它彷彿扎根在島上，成了島子的一部分，它的位置使它能安然度過風暴的襲擊。所有的窗戶都朝着大海，空氣對流，通風良好。哪怕是最炎熱的夜晚，睡覺也是涼快的。房子粉刷得雪白，一是爲了夏天圖個涼爽，二是讓人從大灣流洋面上，老遠就能一眼看清。從很遠很遠的洋面上看這小島，首先映入眼簾的，除了大片麻黃林外，就是這種通體雪白的房子了。等再靠近些，整個島嶼就能盡收眼底：有椰子林、有楔形板房；白色一長溜的是沙灘，綠茵綿延在向陽的島面上。對托馬斯·赫德森來說，從來用不着從遠處瞭望這所房子，它就不就在島上。

嗎？他只要一看見這所房子，心頭總是美滋滋的。他對這所房子就像對他的船那樣，從來就有一股對異性的愛。冬天來了，刮起當地特有的寒風，那才叫真的冷。而這所房子却暖和舒適，因為全島就這座房子有壁爐，是個開式大壁爐。托馬斯·赫德森用海上漂來的木頭生火取暖。

他在房子南面存着大堆木頭，叫太陽晒得發白，又讓風給刮得乾乾淨淨。他都快喜歡上這些各式各樣的木頭了，真不忍心燒了。但每次大風暴過後，海灘上總會又沖上一大批來。他喜歡這些木頭，但燒起來也很愜意，反正他知道大海會給他源源不斷地送來。寒夜降臨時，他總是緊挨壁爐，坐在一把大椅子裏，就着厚木板桌子上的檯燈光，讀點兒什麼。間或抬起頭來諦聽屋外西北風呼嘯狂吹，陣陣海浪拍岸。轉回來可以瞅着壁爐中燒得正旺的大塊木頭。

有時，他索性閉了燈，躺倒在腳下的地毯上，瞪大了眼望着火，木塊上的沙粒和鹽粒，在火焰中迸發出五彩繽紛的光圈。他躺得低，雙眼正好同爐膛裏的木塊在一個高度上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火苗怎樣從木塊上躡起來。於是產生一種說不出是哀愁還是幸福的感覺。他對每塊燒着的木頭都有同樣的感覺。這種由於燒木塊而產生的難以名狀的感覺，他認為也許是出於既愛之又燒之，生怕做錯了的心理。但又從來不覺得內疚。

他躺着，覺得只有這樣才背風。其實風正在四下裏刮着，刮着屋基，刮着全島的草皮，甚至刮着海草、蒼耳草，一直刮進沙子裏去。他貼着地面躺着。他能感覺到海浪的搏擊。他想起來了，這同多年前，當他還年輕的時候，他躺在炮兵陣地附近地面上所感覺到的重炮的轟擊一模一樣。冬天，壁爐是多麼了不起。那怕冬天過去了，他望着它，仍然久久不能忘情。他會想到冬天

再次來臨時，它又將是怎麼一番風姿呢。島上的四季，就數冬天最精彩。在不是冬天的季節裏，他總是天天盼着冬天。

2

那一年托馬斯·赫德森的幾個孩子來島時已經不是冬天，連春天也快過去了。原安排三個孩子在紐約會齊，一同搭火車然後從大陸再乘飛機過來。問題是這次仍同以往一樣，就是其中兩個孩子的那位母親不好說話。她沒同當父親的打一聲招呼，早定下了赴歐旅行的計劃，說是夏天要同兩個孩子在歐洲過。按她的意思，要到聖誕節放假時才讓他們過來，當然得過了聖誕節那天以後。就是說聖誕節的正日孩子也得同母親一起過。

托馬斯·赫德森早已習慣了她這種把戲。他知道僵到最後，照例會有折衷的辦法。結果她答應了讓兩個孩子先上島同父親住上五星期，然後返回紐約。買兩張學生票，坐法國班輪去巴黎同正在那兒定做夏衣的母親見面。這趟回去路途上要靠他們同父異母的長兄小湯姆照料。小湯姆把他們送到巴黎之後，再去他生母那裏，他媽媽正在法國南方一帶拍電影。

小湯姆的媽媽並沒有提出非要小湯姆去不可。她願意讓孩子上島與父親在一起過。她也想孩子，想見孩子。但同另外那位兩個孩子的母親那種剛愎自用的作風比起來，可以說是太好說話了。那位母親，也確是可愛動人，就是從來說一不二。凡事自己拿主意，作決定，頗有些大將風度。

。事先從來是不聲不響，一旦決定，就沒有商量餘地。哪怕她的所謂決定只不過是通宵沒睡好或者發了一上午脾氣，甚至那天晚上喝多了的結果，也不容人對她的計劃作絲毫的改變。

計劃是計劃，決定也確實是決定。托馬斯·赫德森對這些都清楚。再說，他的兩度離婚的經歷也使他明白了許多。所以對方能鬆口答應讓孩子來過上五週，他是够高興的了。五週就五週，他心想，那就好好安排一下吧。同自己心愛的、而難得待在一起的人相聚，五個星期也够可以的了。說不清楚的是，當初為什麼會同小湯姆的媽媽分手呢？可他又禁不住對自己說，儘想這些幹什麼？這種事最好別去想它了。後來那一位不是給自己又生了兩個好兒子嗎？真是奇怪而又複雜。兩個孩子都有着他們母親身上所具備的許多好品質。她確是個好女人，也是不該同她分手的。他又爲自己開脫說，他也是不得不這樣做啊。

其實呢，現在他對哪一個也說不上有多大苦惱了。早沒了。要說內疚吧，也儘可能的被專心致志於作畫的心情擠到一邊去了。當前，他最關心的就是孩子們要來，要讓孩子們痛痛快快地過好這個夏天。之後，再埋頭畫畫吧。

除了這幾個孩子外，其它的一切一切都可以拿畫畫來彌補。他幾乎忘情於那種井然有序的繪畫生活之中。他相信這股力量實在，而且持久，將會吸引他長期在島上待下去。現在他有時也懷念巴黎的生活，甚至很痛苦，但也只止於懷念而已，並不真想再去那兒了。對整個歐洲、大部分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地方，同樣都只是懷念而已，並不想去。

他記得雷諾阿^①在聽說高更^②去塔希蒂^③作畫時曾說過，「明明在巴鐵諾爾當地畫得好好的

，為什麼非得大把花錢，跑這麼老遠去畫不可呢？」這句話用法語原文說起來更貼切“quand on Peint si bien aux Batignolles”。②托斯馬·赫德森可是把這個島看作自己的老窩了。在這裏安了家，熟悉了前鄰後舍，就用心地作畫，像當年在巴黎時一樣用心。那時候小湯姆還只是個娃娃。

他有時也離島去古巴海面捕魚。秋天則去山裏。在蒙大那州他有一大片牧場，但租出去了，因為在蒙大那最好的季節是夏天和秋天，但是一到秋天，孩子都得回學校去了。

他有時還得跑幾趟紐約，去見他的經紀人。但現在還是經紀人來島見他的次數多，來取畫，把畫往北運。他已經贏得了一個畫家的聲譽，在國內和在歐洲都享有盛名。他從他爺爺的石油租借地上有一筆固定的收入。這曾經是一塊放牧用地，後來雖然出賣了，地下礦產的開採權仍歸原主。這筆收入有一半用來作贍養費。剩下的一半，使他在經濟方面沒有後顧之憂。他愛畫什麼就畫什麼，沒有什麼商業方面的壓力。而且還可以想住哪兒就住哪兒，愛去哪兒就去哪兒。

他這一輩子雖不刻意求成，一切都還順當。當然，婚姻生活除外。要說他心上有什麼擱不下的，還真就是這幾樣：畫畫，孩子和他曾經愛過，到現在他仍然愛着的第一個女人。他倆分手後

① 雷諾阿（一八四一—一九一八），法國印象派畫家。

② 高更（一八四八—一九〇三），法國後期印象派畫家。

③ 塔希希：南太平洋法屬波利尼西亞羣島之一。

④ 法語：在巴鐵諾爾畫得挺好嘛。

，他也有過不少女人，有時也有到島上來住上一陣子的。他少不了女人。同她們好一陣子是不錯的。他也喜歡她們上島來。有時候，留在島上的時候還挺長。然而，暫住久住都一樣，哪怕是他的最喜歡的女人，臨分手時，他一概歡送。他已經把自己鍛鍊出來了。他覺得犯不着再跟女人們爭吵什麼了。而且，他也學乖了，不再陷入任何婚姻關係。學會這兩點就像學會安心定居下來，腳踏實實、按部就班畫畫一樣，很不容易。可他還是學會了。不但學會了，而且現在看來能管用一輩子。他早就用筆自如了，並且認為繪畫技巧會逐年提高。但是，要想使自己的生活和井然有序，像畫畫那樣按部就班，他就覺得實在太難了，因為他有過一段不那麼安分守己的生活。他從來就有真誠的責任感，但他又很不安分、自私、無情。他現在明白過來了。許多女人當面就這樣說過他。他自己最終也發現了。這才狠心：自私僅用於作畫，無情僅用於工作。他要約束自己，同時也接受生活的約束。他一心實行自己規定的生活準則和努力工作的要求。今天他尤其高興，因為就是這個上午，孩子們要來了。

「湯姆先生，您不要點什麼嗎？」僕人約瑟夫問他。「今兒個您不忙幹活了吧？」

約瑟夫個子很高，有着一張長長的、奇黑的臉孔，手大，腳也大，穿着一身白外套，光着腳丫子。

「謝謝你，約瑟夫。我不想要什麼。」

「給您來點兒奎寧杜松子酒吧？」

「不了。我打算去博比先生那兒喝點兒。」

「在家喝省錢。今天我路過那兒的時候，博比先生的心情壞着哪。他直嘀咕說哪兒來的這麼多調和酒的名堂。打游艇上下來了個人要他給來杯『白娘子』。他就給了他一瓶美國礦泉水。因為商標紙上畫着個女人，坐在噴泉邊上，穿了身像蚊帳布似的衣服，顏色確實是白的。」

「我還是現在就走吧。」

「還是讓我先給您調一杯吧。再說，郵船給您帶來幾封信。您看完信，喝完酒，再去博比先生那裏也不遲。」

「那好。」

「挺好的酒，」約瑟夫說道。「我早調好了。那些信也不像有什麼大事，湯姆先生。」

「都在哪兒？」

「在廚房裏。我這就去拿來。有兩封是女人的筆跡。紐約一封，棕櫚灘一封。好漂亮的字體。還有一封是替您賣畫的那位紐約先生寫來的。另外兩封我說不上是誰寫的。」

「你想代我寫回信嗎？」

「想，先生。只要您發話，我就去寫。我是靠自學的，儘管未必能勝任。」

「還是先把它們拿來我看看。」

「這就去，先生。湯姆先生，還有一份報紙哪。」

「報紙就先擱着吧，吃早飯時再看，約瑟夫。」

托馬斯·赫德森於是坐下看起信來，不時端起酒杯啜上一口。酒涼絲絲的。有封信他看了兩

遍，才一起把信收進書桌抽屜。

「約瑟夫，」他喊道。「孩子們來，你都準備好了嗎？」

「那自然，先生。連可口可樂也多準備了兩箱。小湯姆該長得比我還高了吧，您說是不？」

「不至於。」

「該能打贏我了吧？」

「我看還不成。」

「私下裏，我們倆不知道打鬧過多少回了。」約瑟夫說道。「多有意思，一下子成了先生了。湯姆先生，戴維先生，還有安德魯先生。老天爺知道，我沒見過再比他們好的哥兒仨了。其實最精的還是安迪。」

「他剛懂事就精。」托馬斯·赫德森說。

「好傢伙，真變成個鬼靈精了。」約瑟夫一味誇着。

「這個夏天，你得做出些榜樣叫他們學學。」

「湯姆先生。您別提什麼這個夏天我給孩子樹榜樣了。倒退三四年，我可能確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現在在哪呢？我得讓自己向小湯姆學着點兒。他上的是花大本錢的學堂，學的是有錢人家的規矩。我一輩子像不了他。只不過學這麼一星半點兒罷了。也學學既自在瀟灑又彬彬有禮。也向小戴維學點聰明勁兒。這不好學，最難學了。當然還有安迪的精靈勁兒，該瞅瞅他到底有什麼竅。」

① 安德魯的暱稱。

門。」

「你可別在這兒耍鬼心眼兒。」

「哪能呢，湯姆先生，您誤會了。學得鬼一點，在您家裏用不着。我是爲了今後自己好過日子。」

「孩子們來是喜事吧？」

「湯姆先生，上次他們來，我那個樂呀，沒治啦。我真是把他們比作基督重新降臨人間，天大的喜事了。您還用問嗎？就是喜事，先生。」

「我們得多琢磨出些玩意兒來讓他們好好樂上一陣子。」

「那您錯了，湯姆先生，」約瑟夫說。「我們該琢磨的是安全，他們的花樣多着哪，盡闖禍。得讓埃迪幫着點兒。照料這哥兒仨，他比我行。我同這幾個打鬧慣了，不好辦。」

「埃迪還好嗎？」

「他這陣子愛喝上兩口，說是爲了預祝女王生日。他精神好極了。」

「我看我還是趁博比先生心情不好的時候過去看看他吧。」

「他問起您來着，湯姆先生。要是世上果真有紳士的話，博比先生就是一個。他就是有時叫游艇上那幫人氣得够噲。我剛才打那兒來的時候，他確實給折騰得模樣兒都變了。」

「你在那兒幹什麼？」

「我是去取可口可樂的。還待了會兒，打了盤彈子。」